夜校，这个具有年代感的名词正回归公众视野。

近来，全国多地夜校火热开启。“开课即满”“一座难求”，上夜校成为不少都市青年下班后的新选项，也成为教育市场的新风口。

夜校为什么多年之后重新变热？

新华社“新华视点”记者 陈席元 熊翔鹤 杜子璇

面向职场人的兴趣班

近来，“90后”庄安愚在手机导航软件上，将“苏州大学北校区工科楼”设置为下班后的新目的地。他报了苏州大学夜校的ChatGPT课程。“我不在乎夜校的结业证书有没有用。能学到知识，肯定比在家刷短视频强。”

“我想给8小时外的自己另一种可能。”古典舞学员袁静是一名“二娃宝妈”，虽然工作和生活的压力很大，她还是尽力争取“属于自己的时间”。

白天上班、晚上“学艺”，已成为一些都市青年的新时尚。

去年8月，江苏省常州市工人文化宫焕新开放。暌违20多年，“职工夜校”再度走进职工市民的生活，12个大类65个班的名额被1191名学员“秒抢”。

今年3月，上海市民艺术夜校春季班放出680门课程，500元12节课，吸引73万人线上抢课，“中医石氏伤科”5秒钟抢完。截至5月，武汉青年夜校已累计开设各类课程228节次，覆盖学员8000余人次。

夜校并非新鲜事物，在我国已有逾百年历史。《北京大学日刊》就有记载，1920年1月18日，该校学生会平民夜校开学，蔡元培专门发表演说。

从建党初期创办工人夜校，提高工人文化程度、唤醒工农革命意识，到新中国成立后大力扫盲、教授生产技术，再到改革开放后鼓励提升学历……在各个历史时期，夜校发挥着不同的教育作用。

江苏青年发展研究基地首席专家陈蕴哲认为，与上世纪的夜校主要满足学历教育需求不同，当下夜校主要提供非学历教育服务。此外，课程不仅限于传统的教育培训，还涵盖艺术、文化等多方面内容。换言之，如今的夜校更像是“成人版的少年宫”“青年人的老年大学”，是面向职场人的兴趣班。

夜校的举办主体大致可分为三类。

一是文化馆、共青团、工会、妇联等公共机构，提供低价甚至免费的公益性夜校课程。二是高校继续教育学院、职业院校，它们长期面向社会开展非学历教育；以江苏为例，169所普通高校中有137所举办高等继续教育，非学历教育年度规模400余万人。三是民办社会培训机构，课程以付费为主，有的初期提供免费或低价体验课，或与公共机构合作提供廉价课程。

风潮何以席卷多地？

课程时尚多元、兼具社交属性，是不少夜校吸引年轻人的地方。

探戈舞、街头摄影、手冲咖啡、涂鸦心理学、非遗工艺手作、古琴、识别收集矿石……随着年轻人不断“解锁”有趣的课程，这些“下班后的小确幸”“‘回血’型夜生活”，让夜校成为打工人“去班味儿”的绝佳选择。

天津美术学院2021届毕业生石远宇去年底和同学创办了南京“叁野灯”夜校。在他看来，轻松、“反内卷”的学习氛围，是夜校走红的重要原因。

“夜校招生消息发出当天，我就收到了近百个好友申请。”石远宇告诉记者，毕业后，他在少儿美术班、高考艺考班、老年大学都工作过，“夜校不仅价格相对便宜，而且学员来自各行各业，彼此不存在竞争关系，大家出于兴趣爱好聚到一起，也可以拓展职场之外的朋友圈。”

积极学习提振了很多年轻人的精神。“下了班就赶夜校，只有上学的时候才有这种感觉，但比那时候要开心。”“上夜校让我觉得人不再内耗了，之前下班后刷手机只会越来越累，上夜校后感觉气色都变好了。”

价格也是吸引力之一。“不是兴趣班上不起，而是夜校更有性价比。”这句网络流行语解释了夜校受青睐的部分原因。

在北京、上海等一线城市，商业培训机构的课程往往价格不菲，如一节瑜伽小班课要200多元，私教课要500多元。而夜校相对低廉的费用，让更多人愿意为自己的兴趣买单。

记者梳理发现，大多数夜校平均每小时收费在百元以下，且多为30人以内的小班化教学。采访中，“便宜实惠”“性价比高”是不少学员的集中评价。有学员认为，与动辄数千元、上万元的私教课、兴趣班相比，夜校的举办主体多为公共机构，不必担忧“跑路”风险，消费更放心。

也有人上夜校是为弥补职业能力短板。“人工智能的应用已是大势所趋，要跟上岗位最新需求、克服本领恐慌，就得不断学习。”庄安愚说。

“观察哪些夜校课程火、需求大，可以看出社会上要什么、缺什么，这对高校调整人才培养方案有借鉴意义。让学生在校期间就储备好相关技能和素养，有助于进一步增强就业创业能力。”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就业指导中心主任韩伟说。

“夜校热”如何持久？

在满足青年学习技能、培养爱好、治愈焦虑、增进社交等多元需求的同时，部分夜校也存在质量、运营等方面的隐忧。

一些公办夜校在运营模式上缺乏可靠支持，面临难以持续的尴尬局面。

中部某市青年夜校由一家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承担，每周有6节课，每节课约30人。“有的课程成本较高，如一节调酒课就需1500元。”该中心负责人说，属地街道是目前主要的经费来源，“不少年轻人希望我们扩大规模、增加种类，但我们能调动的资源毕竟有限，未来如果一直免费，维持运转也很困难。”

东部某市主城区共青团组织负责人也坦言，目前他们的夜校仍为公益免费模式，“现在市面上的夜校越来越多，鱼龙混杂，我们对于收不收费很慎重，担心砸了招牌。”此外，一些高校拥有丰富的教育资源，但对办夜校仍持观望态度。

27岁的武汉小伙侯卿（化名）说：“有的夜校课程价格明显偏低，其实是‘试听课’‘福利课’，课上老师大部分时间在推销正价课程。新瓶装旧酒，最终还是卖课、办卡、办会员那一套，体验感很不好。”

受访夜校学员、举办方以及高校学者认为，防止“夜校风”变成“一阵风”，不同举办主体可分类施策，在教学内容、经营模式等方面加强监管提供扶持，多措并举促进夜校健康发展。

“学员最看重的是上课质量。”石远宇认为，教育、市场监管等部门需加强监管，可定期公示夜校机构“白名单”，建立健全学员评课反馈机制，督促夜校机构不断调整课程安排和教学方法，诚信经营。

在陈蕴哲看来，公共机构办夜校需兼顾公益性和持续性，重点把好课程的师资质量关、教务管理关、思想导向关，不宜大包大揽，更不可当“甩手掌柜”，可与国企、民办社会培训机构等合规第三方合作，发挥后者更贴近市场、更为灵活的优势。

共青团南京市鼓楼区委书记于文建议，发挥“夜校+”的平台效应，深度整合区域文商旅资源，融入技能提升、健康养生、婚恋交友、就业创业等服务，将夜校带来的青年流量转变为区域发展的青春力量。